



醉眼看人

本书是作者二十多年来陆陆续续写下的记人叙事文章。写的多是自己身边的人和事。友人、邻人、人、作者对记述对象的耳熟能详，个个立体可感，这些人物没有可歌可泣之事迹，却有隐隐约约之毛病、个性的光辉与丑恶同时存在。里行间弥漫着房向东、胡适的世故、高长虹的癫狂、梁实秋的高雅、系指斥的大物、看看他怎么解、读鲁迅的顽皮、萧红的性欲和萧红的基因等问题，应该还是蛮有趣味的。克标的下沉、钱、与杨绛的冷傲、以及张爱玲的性欲和萧红的基因等问题，应该还是蛮有趣味的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醉眼看人 / 房向东著. ——青岛: 青岛出版社,

2014.8

ISBN 978-7-5552-0498-5

I. ①醉… II. ①房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178372号

- 书 名 醉眼看人
著 者 房向东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(266061)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-85814750 (传真) 0532-68068026
策划编辑 刘 咏
责任编辑 金 龙 Email: sdjinlong@sohu.com
封面设计 乔 峰
版式设计 李开洋
平面制作 青岛翰墨杰人平面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16开 (787mm × 1092mm)
印 张 27
字 数 335千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0498-5
定 价 49.80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
电话: 0532-68068638

目 录

第一辑·牛人

鲁迅当官	/	003
顽皮的小老头	/	007
恋爱中的鲁迅	/	012
无处逃脱	/	019
“狗脾气”	/	024
短命的人	/	027
“托尼”之痛	/	030
“鲁有林风 胡乃钗副”	/	034
胡适梦想进牢狱	/	041
张爱玲眼里的胡适——兼谈鲁迅的为人	/	046
无奈之爱——兼谈胡适的为人	/	053
被精神病的高长虹	/	071
狗的阶级性	/	076
猫的阶级性	/	082
“后死者的苦痛”	/	089
“猪道主义”	/	097
汉奸的性爱问题	/	101
萧萧落红里的基因密码	/	105
“素心人”记——钱钟书、杨绛印象	/	109

第二辑·文人

不设防的人	/	125
胜友老兄	/	129
老编辑	/	132
“老夫子”	/	136
沉默的人	/	138
“守望者”	/	142
有洁癖的“思想者”	/	147
死刑无奈被执行	/	152
蒙古狼	/	158
北大印象	/	171
哲学副教授	/	177
恩爱夫妻	/	180
BP机	/	182
面试	/	186
拆墙记	/	191
窥探	/	195
写诗的人	/	198
“老六”	/	202

第三辑·友人

“工宣队”陆师傅	/	207
姐姐的小橘灯	/	210
流淌在富屯溪的记忆	/	212
古榕渡	/	214
“十一叉”	/	217
“浪打浪”	/	222
荆老师	/	229
穿着木屐撒野	/	231
杂色	/	235
“十二月的苦寒草”	/	245
书里春秋	/	267
顿珠平措与司马德里	/	278
徐兄建新	/	280
陈双喜	/	283
益言	/	287
老领导的琐碎事	/	290
忧伤的国歌	/	298
伤逝	/	301
酒醒在历史转折关头	/	304

第四辑·邻人

陌路人	/	311
曲线美	/	313
无声的落叶	/	315
十五姆	/	319
钓鱼伯	/	322
海牛	/	324
老伴	/	326

第五辑·亲人

祭外婆	/	331
外祖母	/	333
我与地龙及蜈蚣的亲密接触	/	335
祖父	/	339
好命人	/	341
岳父	/	343
姑父	/	345
姑妈的早晨	/	350

第六辑·鸟人

“自大”颂	/	355
光头的不幸遭遇	/	358
家居田园	/	361
无梦的岁月——三十岁的感想	/	364
红色情怀——四十岁的感想	/	366
简单——五十岁的感想	/	370
五十前后	/	375
无用	/	378
白丁与酸乳	/	382
死亡体验	/	386
别酒文	/	388
四醉	/	395
处理品	/	398
“白粿先生”	/	401
三剩	/	403
三下	/	404
我之最	/	407
老夫老矣	/	409
鲁门走狗	/	411
喝自己的血——房向东其人其书	/	415

鲁迅当官

鲁迅这一生，与官也沾了一点边的。从1912年到1926年，鲁迅始在南京临时政府，进而在北京北洋政府，为教育部部员。1912年8月21日，时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任命三十二名教育部佥事，据专家考证，相当于今天的正处级，其中就有周树人、许寿裳。鲁迅在第二天的日记里写道：“晨见教育部任命名氏，余为佥事。”鲁迅在教育部度过了他三十二岁至四十六岁的大好时光。

到厦门大学，如果按照今天的时尚，大学处处与官场相比照，鲁迅也是混了个“文科学长”的；到了中山大学，鲁迅则被任命为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。这两个职务，按今天的说法，是相当于正处级或副厅级。

应该说，鲁迅在教育部的活不是那么忙累，也无所谓实权，似乎应属闲差。但是，在教育部那么多年，还是做了不少具体的也是有益的工作，比如主持设计国徽、参与京师图书馆及分馆的建设工作、筹建历史博物馆、读音统一会的“统一”、举办儿童艺术展览会、协办专门以上学校成绩展览会、参与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工作、审听国歌、整理“大内档案”、整理德商藏书、检查文溯阁《四库全书》等等。

对于做官，鲁迅从来就没有表现出有什么特殊的兴趣，初入官场时，似乎是有所热望，有所憧憬，但政府的所作所为很快让他失望，鲁迅渐次游离官场文化，重新找寻自己的精神寄托。在《不是信》中，鲁迅说，官职不过是他的饭碗、衣食所在而已，“目的是在弄几文钱，因为我祖宗没有遗产，老婆没有奁田，文章又不值钱，只好以此暂且糊口”。就

是说，之所以留在这个位置上，是为了养家糊口，只是将其看作一份职业。

鲁迅看不顺身边的人在仕途上的钻营，是鄙夷官场的。1924年，孙中山北上，拟开善后会议，共商南北政府议和大事，鲁迅的好友杨莘耜任善后会议秘书，为此常与代秘书长许世英及安福系政客混在一起。有一天，鲁迅遇见杨氏，半含讥讽地笑说：“你现在奔走权门了！”从此，二人关系疏远下来。此时，鲁迅对积极仕进者不说有恶感，也绝无好感可言，他在1926年6月26日所作的《马上日记》记道：

午后，织芳从河南来，谈了几句，匆匆忙忙地就走了，放下两个包，说这是“方糖”，送你吃的，怕不见得好。织芳这一回有一点发胖，又这么忙，又穿着方马褂，我恐怕他将要做官了。

文中所说的“织芳”，就是鲁迅的学生荆有麟。鲁迅猜得不错，不到一年，荆有麟为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办起了报纸。此后又两次央求鲁迅写举荐信，寻求进身之路。鲁迅能央求谁呢？荆有麟找错了人，他最好应该去找胡适，胡适是乐此不疲的。

鲁迅为“官”时，从来没有半点官的样子。在厦门大学，他除了写情书、发牢骚、上上课以外，哪点有“文科学长”的派头？如果有，去银行领工资，人家也不至于要先打一个电话，落实一下此人是不是周树人了；如果有，马路边挑担的理发匠也不会问他要不要理发了。

至于在中山大学的任职，可以说一上任就不想干了。1927年2月25日他给章廷谦的信中说：

中大定于三月二日开学，里面的情形，非常曲折，真是一言难尽，不说也罢。我是来教书的，不意套上了文学系（非科）

主任兼教务主任，不但睡觉，连吃饭的工夫也没有了。这样下去，是不行的，我想设法脱卸这些，专门做教员，不知道将来（开学后）可能够。但即使做教员，也不过是五日京兆，坐在革命的摇篮上，随时可以滚出的。不过我以为教书可比办事务经久些，近来实也跑得吃力了。

怎样忙得“连吃饭的工夫也没有了”，鲁迅在《在钟楼上》一文说得具体一些：

在钟楼上的第二月，即戴了“教务主任”的纸冠的时候，是忙碌的时期。学校大事，盖无过于补考与开课也，与别的一切学校同。于是点头开会，排时间表，发通知书，秘藏题目，分配卷子，……于是又开会，讨论，计分，发榜。工友规矩，下午五点以后是不做工的，于是一个事务员请门房帮忙，连夜贴一丈多长的榜。但到第二天的早晨，就被撕掉了，于是又写榜。于是辩论：分数多寡的辩论；及格与否的辩论；教员有无私心的辩论；优待革命青年，优待的程度，我说已优，他说未优的辩论；补救落第，我说权不在我，他说在我，我说无法，他说有法的辩论；试题的难易，我说不难，他说太难的辩论；还有因为有族人在台湾，自己也可算作台湾人，取得优待“被压迫民族”的特权与否的辩论；还有人本无名，所以无所谓冒名顶替的玄学底辩论……（《三闲集》）

鲁迅的描述虽然幽默，不也透着无奈？还有无聊。整天都是如此让人头疼的无聊的事情，而且没完没了，这样的破官，当了有什么意思呢？弄权者可能会从中体会到指使人的快感，而较鲁迅而言，无异于一种折磨。

鲁迅能不去职吗？1927年1月25日，中山大学举行欢迎会欢迎鲁迅，9月27日鲁迅便离开了广州，往上海去了，前后待了八个月。对官迷来讲，这时间实在太短了，对鲁迅而言，这真是饱受折磨、苦不堪言的日子！

鲁迅是一介书生，是以文立身的人，不是办事的人。事实上，如果让鲁迅这样的人去办具体的行政事务，很大可能是要误事的。另外，让不是办事的人去办事，也是对他们才华的极大浪费。大炮是用来打飞机的，如果用来打蚊子，也许既消灭不了蚊子，还废了大炮的功用。

鲁迅终于做不成种种的“官”，他最渴望的生活是读写生活。于是，他回到了自己；同时，也成就了自己。

何满子说：“谁记得神圣罗马皇帝？但人们永远讴歌但丁的《神曲》；谁记得詹姆斯一世或伊丽莎白女王？但莎士比亚却永远是英国人的骄傲；谁记得魏玛大公和维也纳神圣同盟的各国帝王们？但歌德却光辉奕世。”诚哉斯言！民国以前的事就不说了吧。民国以降，历届政府，从中央到地方，诞生了多少正处级或副厅级领导？我相信，历史上有许多正处级或副厅级这东西，但是，鲁迅是唯一的，哪怕地球消亡前一个小时，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无以计数的人记着但丁、莎士比亚、歌德，还有鲁迅。

多么值得庆幸啊，中国少了一个相当于正处级或副厅级的官员——这绝对不会影响历史进程——却在祖国的灿烂星空上，多了一颗耀眼的恒星。

（写于2010年）

顽皮的小老头

在鲁迅的世界徜徉，看来看去，我竟看到了鲁迅的顽皮，有时甚至是捣乱，或者说是恶作剧。

1926年10月28日，鲁迅在厦门给许广平写信，这是一封特别有趣味的信，充分表现了老夫子的“顽皮”习性。信中说，“楼下的后面有一片花圃，用有刺的铁丝拦着，我因为要看它有怎样的拦阻力，前几天跳了一回试试。跳出了，但那刺果然有效，给了我两个小伤，一股上，一膝旁，可是并不深，至多不过一分”。铁丝拦着，要跳跃，要捣乱，这分明是孩子的行为，鲁迅却一时兴起，试着冲击，结果自然不妙。他也怕“害马”怪罪，接着说，“这是下午的事，晚上就全愈了，一点没有什么。恐怕这事会招到诘责，但这是因为知道没有什么危险，所以试试的……”对此，许广平在11月7日的回信中也幽了一默：“对于跳铁丝栏，亦拟不加诘责，因为我所学的是教育，而抑制好动的天性，是和教育原理根本刺谬的。”鲁迅在许广平面前，有时像一个孩子，有孩子一样的顽皮。鲁迅的孙子周令飞说了这样一段轶闻：鲁迅五十多岁仍然童心未泯。一次，夜静更深，外面的猫不停地叫春，屡屡打断他写作的思路，鲁迅随即拿起手边的五十支装铁皮的香烟罐，对着可恶的猫发射。还有一次，他以橡皮筋发射纸子弹打乱尿尿的路人屁股……

这种顽皮的捣乱的习性，在鲁迅的作品中，也能找到蛛丝马迹。我们先来看看《我的失恋》：

我的所爱在山腰；
想去寻她山太高，
低头无法泪沾袍。
爱人赠我百蝶巾；
回她什么：猫头鹰。
从此翻脸不理我，
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。

我的所爱在闹市；
想去寻她人拥挤，
仰头无法泪沾耳。
爱人赠我双燕图；
回她什么：冰糖壶卢。
从此翻脸不理我，
不知何故兮使我糊涂。

我的所爱在河滨；
想去寻她河水深，
歪头无法泪沾襟。
爱人赠我金表索；
回她什么：发汗药。
从此翻脸不理我，
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。

我的所爱在豪家；
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，

摇头无语泪如麻。
爱人赠我玫瑰花；
回她什么：赤练蛇。
从此翻脸不理我。
不知何故兮——由她去吧。

爱人送来的分别是百蝶巾、双燕图、金表索和玫瑰花，这些礼物颇有浪漫情趣，都有爱意。那么，“我”回送的是什么呢？分别是猫头鹰、冰糖壶卢、发汗药和赤练蛇——这太过古怪，让人有不可思议之感。

孙伏园是鲁迅的学生，这首诗是经他的手发表的，还在鲁迅在世的时候，他说过这样的话：“他所爱好的东西，未必是人人所能了解。这一层鲁迅先生自己同我说过，如果别人以为‘回她什么’以下的东西（猫头鹰、赤练蛇、发汗药、冰糖壶卢）有失‘投我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’的意义，那是完全错误的，因为他实在喜欢这四样东西。”（孙伏园：《京副一周年》）鲁迅的老友许寿裳后来也说过：“这首诗是挖苦当时那些‘阿唷！我活不了罗，失了主宰’之类的失恋诗的盛行而作的。……阅读者多以为信口胡诌，觉得有趣而已，殊不知猫头鹰本是他自己钟爱的，冰糖壶卢是爱吃的，发汗药是常用的，赤练蛇也是爱看的。还是一本正经，没有什么做作。”（许寿裳：《鲁迅先生的游戏文章》）

这种与诗人亲近者的考据，与作品本身有着一定的距离，创作就是创作，不是生活。但是，鲁迅信手拈来，怎么就是这四样他生活中实有的东西呢？这里，我们不去深究，姑且认同它们的实在性。回送爱人自己最喜爱的猫头鹰和最爱吃的冰糖壶卢，虽然惊世骇俗，也还勉强说得过去，也还有几分浪漫在。可是，自己经常要用的发汗药，也送给爱人，让她一起发汗？这不能不说有恶作剧的成分；至于送赤练蛇，无论自己是多么喜欢看，如果生活中有谁真送了，也会吓坏了心爱的女子，哪怕